

激情之释

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

激情之释

●解勇敏 著

谨以此书献给即将在中国大地上消失的民办教师们

第十三章 一帮啃饼子的人

35

李达言收到宋春迎那封信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六的下午。

那天，李达言借回家的空儿去了一趟育红小学，想看望一下徐燕燕，毕竟和她父亲在一起共事几年，该关心关心。离开那么久，伤心的记忆使他一直没有回过育红小学。那里有他美好的回忆，可那里同样也有他寒心的经历。走到门口，他还有些犹豫，怕再见到杜青青。说起来自己是被杜青青挤兑走的，也可以叫“算计”走的。用好听的话说，杜青青靠自己的妩媚换取了他和吕主任的欢心，也换取了一个公办教师的身份。用不好听的话说，杜青青用不正当的手段，把他和吕主任都给拉下了“水”。当然，他只是稍稍做出了一点牺牲（他总感觉自己付出的太少），而吕主任却做出了最大的牺牲（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如此认为）。

犹豫过后，他还是走进了育红小学。

“哟，李老师来了？”常发现先看到了他，打着招呼，就过来拉住他的手。

“正好回家路过，顺便来看看大家。”李达言说。

“我想你把大家给忘了哩？！”常发现说。

“怎么会哩。”李达言说着，就随常发现往办公室里走。

“大家都在吧？”李达言问。

“就我和徐燕燕两个人在，刚才杜老师和叶老师都去乡教委了。”常发现说。

“哦，那叶老师家可是在乡里？”李达言说。

“是的，她家在裕褊街上。”常发现说。

“哎呀，李老师你怎么来了？”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徐燕燕就迎了出来，亲热地拉住李达言的手。

“燕燕，你可好哩？”李达言说。

“好着哩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没说完，她突然不高兴起来。

“就是啥？”李达言追问。

“就是和咱那‘大校长’搞不到一快哩。”徐燕燕

嘟着嘴，有些孩子气地说。

“好好教书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李达言说。

“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哩，那杜青青可是吕主任的情人哩。”徐燕燕快言快语，说话像是没遮挡。

“燕燕，别瞎说哩。”李达言赶紧制止。

“才不瞎说哩，不信你问常老师。”徐燕燕说。

李达言回头看常发现，常发现只笑笑地望着他，惜话如金的样子。

“不过，我听说吕主任又相上另一个美人了，她杜大校长下一步看来要挨甩哩……”徐燕燕说着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燕燕，还是别乱说，一旦传出去，人家说咱当老师的没正事哩。”李达言一脸的郑重，说话的口气挺认真。

因了李达言和徐小六共过事的缘故，徐燕燕一直拿他当长辈。听他说过伸伸舌头，孩子气地笑笑。笑过，又说：“对了，有你一封信，已经寄来三四天了，正想让学生捎到你家去哩。”

信是宋春迎来的。李达言接过来，看看地址，随拆信封随说：“这宋春迎还记得我哩。”

宋春迎在信上让李达言近日去县城找她一趟，说下一步民办教师也要评职称，转正全都按照职称高低和参加工作年限定。听说他还没一点转正的希望，便通过阮玲玲搞了一个到教师进修学校深造的名额，想安排他到进修学校培训几个月，拿一个《民办教师上岗资格证书》，有了资格证书将来评职称转正什么的都会顺当些。当然，具体问题还要等见面后再细谈。

“李老师，宋春迎给你说啥哩？”徐燕燕望着专注地看信的李达言说。

“别没大没小，宋春迎也是你叫的？和你爹共事好几年，你该叫姨哩。”李达言开玩笑似地说。

“她不是没在跟前吗？！”徐燕燕脸上露着调皮的笑，小嘴嘟成一朵花。

“哎，燕燕，找对象了吗？我可等着吃你的喜糖哩？”李达言望着她挺好笑，逗道。

“还说哩，你娶媳妇都不言语一声，像搞地下工作

一样，害得我在心里骂你好久了哩。”徐燕燕说。

“你敢骂我？”李达言说。

“还不是在心里骂，反正你也不知道，别人也听不见。”徐燕燕说。

“你呀，一个鬼精灵哩！”李达言伸手点点徐燕燕的额头，惹得徐燕燕和常发现同时笑。

“李老师，哪天带我去你家见见新媳妇？”徐燕燕说。

“新媳妇叫你啥？你得叫她婶子哩。”李达言伸手刮一下徐燕燕的鼻子，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离开徐燕燕和常发现，李达言就急急往家走。而今的他感觉和以往不一样，家里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媳妇，好像多了许多挂心事，只要学校里不太忙，一般星期六晚上他都赶回家。一来父母年事已高，母亲依然病秧秧，得常回家看看；二来小媳妇是四川姑娘，对家里许多事做得不尽父母满意，他得回家从中协调，免得时间长了闹出家务事。当然，更重要的一点好像他也有点离不开那幺妹，每次回到家都会尽力在她身上

耕耘着，心里却依然时时想着她。他曾埋怨自己没出息，细想又觉很正常，别人早他十几年娶媳妇，要干的那事他使完了劲儿也补不回来哩。想着就走到了村口，幺妹知道是他回来的日子，已经早早等在村口大槐树下。见到他，幺妹脸上红红的，不说话，挺大挺黑的眼睛专注地望着他，像在说：“我的妈呀，你可回来了，让我等得好苦哩。”

“不在家做活，来这干啥？”李达言假装没事一样，脸上表情淡漠。

“还……还不是在等你？！”幺妹说话的声音很柔，挑挑的眉眼让他装不下去。他便笑了，黑红的脸上挂着细细的汗。

“哎呀，言子知道疼媳妇了，媳妇也知道疼你哩，晚上干那事可悠着点，使坏了小媳妇的身子可不得了哩。”腊月婶串亲戚回来看见他们，嗓门很大地喊起来，喊得李达言很难为情。

幺妹却大方得惊人，拉他一把说：“咱们走，不管她。”

么妹接下李达言手里的小黑包，挽起他的胳膊兴兴地往家里奔。

那个夜晚，李达言又在和么妹的一番颠鸾倒凤中尝到了幸福的滋味。

36

第二天一早，李达言骑上爹帮他买下的一辆旧自行车，心情十分美好地往县城里走。

麦家村离县城七十多华里，两个多小时才能赶到，可李达言却没感觉出累，尽管额头上的汗水早已顺着黑红的脸颊往下淌，他心里却有些美滋滋。当了十几年的民办教师，他还不知道教师进修学校在哪里，更不知道民办教师到那个地方如何受培训，可他却知道只要宋春迎帮他争取了名额，那事一准儿就不会错哩。那次把转正名额让给杜青青，他还真感觉有些亏。人家而今每个月工资四百多块钱，他民办教师接连涨了好几次，满打满算也不过四十几块钱。十倍之差距，也实在太大了。不过，想这事时他也没忘记和杜青青有过的那一夜风流，而今看虽然杜青青的目的性很强烈，可那一

夜人家毕竟是自己送给了他哩，得到人家身子丢了转正名额，说起来也算是扯平了。他又想，今后再有转正的机会，就是杨贵妃投入到怀抱里，也不能再把名额让出去了，那名额而今不光是他自己的，已经一分为二，给了么妹一大半哩。

李达言美滋滋地赶到县城时，太阳亮亮地挂在头顶，微微的小北风依然有些寒。他放松了身子，望着街道两旁林立的门店悠悠地往宋春迎的单位实验中学走。身上的汗渐渐解了，不觉打了一个寒战，忙把挽起的袖子撸下来。有一家音像店门口摆了两只挺大的音响，音响里正播放一首唱教师的歌。起初他没在意，当“放飞的是希望，守巢的总是你”那句歌词飘过来时，他愣怔了一下，心里说：这是谁还给老师写了歌？看来这当老师的开始受到人们尊敬了哩。

正是星期天，他走进实验中学院子时静悄悄的。守门老头看见他，忙走出传达室问：“这位先生，你找谁？”

李达言头一次听人家称他为“先生”，感觉懵懵的

。懵过，脸上挂着笑，说：“大爷，我找宋春迎老师哩。”

“你喊我什么？大爷？你看我有多大啊？”那“老头”一听笑起来。

李达言忙说：“你没五十岁吧？”

那人哈哈笑，回头对传达室里的一个人说：“看来我这张脸皮还得多打磨才行，才三十四岁的人，人家就叫大爷哩。”

李达言挺尴尬，怔怔地站着，不好再说啥。

“今儿是礼拜天，老师们不上班，宋老师家住教学楼东面第一排平房最东头那一家，你自己去找好了。”那人依然笑着，随笑随拍拍自己那张看上去有些老的脸。

李达言推着自行车头也不回地往里走，心里说这城里人可也真是哩，凭白无顾叫了他一声大爷，却像活剥他的皮一样难受。本来吗，你一付挺老的长相，非让人家喊你小弟弟不成？那可能吗？再说真要喊了你小弟弟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和人家吹胡子瞪眼哩？！

教学楼东头是实验中学的家属院，一排排的红砖平房让人看着挺舒服，一家一户独门独院，都关着那上了红漆的门。李达言四下望望，人影儿也没有，就径直走到最东头的那一家，使劲咚咚砸了三下门。门是铁的，拳头一砸惊天动地的响。一小会儿，里面有人问是谁，李达言答应一声，门上开一方方的小口，口里露出一张白白的脸。

“你找谁？”白白的脸问。

“宋春迎住这里吗？”李达言说。

“西数第三家，今后问准了再砸门。”白白的脸没好气地说着，啪地一声关了那方方的口，弄得李达言好不生气。就想，这城里人咋和吃了呛药差不多，找错了门好好说不行？还是我们乡下，住在一起都是邻居，谁能不照应谁哩。接着他又西数三家，似是怕再砸错门弄个没趣，先轻轻推推，那门就被推开了。于是他放下自行车，悄悄地走进去伸头望望，正好宋春迎在院子里的水管上低头洗衣服。起初，李达言不敢确定是她，轻轻咳一声弄出一点动静。听见动静，宋春迎抬头发现了

他，放下手里正洗的衣服，笑笑地跑过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哎呀，都等你两天了，你这新郎官咋才来啊？”

“昨天接到你的信，今天就来了，还晚？”李达言回头到门口推自行车，刚想进去，突然反应过来第一次来宋春迎家不好两手甩空拳，得出去买点礼品，忙说：“我先出去一下，一小会儿就回来。”

“算了，你那点心思什么时候我也看得清。”宋春迎抓住车子把，不由分说地把他拖进了门。

“这……这多不好哩……”李达言说。

“什么好不好的，你拿我当外人了？”宋春迎装着不高兴，脸子沉沉的。

李达言只得跟进去。宋春迎住得是两间平房，两间偏房，院子不大，收拾的挺利索。正房窗子下栽一棵五花果，冬天叶子落光了，粗壮的枝条却像健美运动员的手臂，一根根挺挺地伸向天空。从屋内的摆设，看出宋春迎很会收拾，明间一对单人沙发，一张八仙桌子，桌子一边一把木椅子。四周白白的墙上，挂一幅被称为《耕耘图》的国画，画面简洁，一头拉着犁奋力前

进的老黄牛，一片黄褐色的沃野。两边配一幅对联，上联是“挥汗如雨耕沃野”，下联是“吃草挤奶无怨言”。

“真好！”李达言仰脸看那画和那对联，叹出声。

“一个画画的朋友送我的，说是对老师的真实写照哩。”宋春迎边说边倒茶。

“对了，你咋知道我成新郎官哩？”和宋春迎虽然多年没见面，李达言感觉心里挺踏实，说话也就随便。

“我咋不知道？你的一切我都知道哩。”宋春迎说。

“怪不得你叫我来进修哩。”李达言喝一口茶，说。

“咋了，不行？”宋春迎说。

“谁说不行，听说许多人都争着来哩。”李达言说。

“这多亏我那同学阮玲玲，她认识你，上次本来拨一个转正名额是给你的，听说让别人给顶了。”宋春迎说。

“那事还是别提的好，往后有转正名额再找你同学

帮我争一争。”李达言说。

“往后可就难喽。”宋春迎说。

宋春迎告诉他今后转正要按职称和年限办，说现在农村小学民办教师只要教龄满了五年，都是统一定小教二级职称，今后转正要小教高级职称以上，特殊情况可以放宽到小教一级，不过教龄卡得特别严，听说差一个月也不行哩。宋春迎还告诉他，下一步全县够转正条件的民办教师越来越多，只有在某一方面超过别人才有转正的可能，到教师进修学校学习，一期三个月，每人需交480块钱的培训费，结业时发一《民办教师上岗资格证书》，今后没有资格证书的不能参加评职称，评不了职称，当然也就没有转正的希望。

“进修的事县教委已经给各乡镇教委发过通知，想必这两天你也能收到哩。”宋春迎说。

“对了，而今我听着怪别扭，原来教育局叫得好好的，怎么从县到乡都改成教委了哩？”李达言像没听见宋春迎的话，说。

“你这人也怪哩，人家这叫改革，连名字都不改咋

叫改革哩？”宋春迎笑笑地说。

“对了，那乡教委能让我来吗？”李达言像是突然反应过来，说。

“县教委下通知，他们不敢拦。”宋春迎说。

“这就好。”李达言说。

“这是 200 块钱，你先拿着，参加学习还有什么困难，可再来找我。”宋春迎说完，将 200 块钱塞给了李达言。

“这……这怎么成？”

李达言不接那钱，宋春迎有些急，沉下脸子说：“你家的情况我知道，刚刚结了婚，经济肯定紧张。别不好意思，咱说好了，这不是我给你的，而是借你的，将来有了再还我。”

李达言只好接下那钱，叹息一声，又摇摇头说：“我这债可欠得多了，一时半会儿怕也还不上哩。”

宋春迎脸子依然沉着，说：“你说这都是屁话，谁也没找你逼债民，干了这么多年‘民办’也不容易哩，好歹把正给转了，下半辈子也就好过点。”

吃中午饭时，李达言问季二海在部队干得咋样，那官已经当得很大了啵？宋春迎开始不想说，后来告诉了他。季二海一年前已经从部队转业来到县里，安排在县委统战部当了副部长兼对台办公室主任，整天和一些台胞打交道，开了眼界，搞了一个小他十多岁在县宾馆当领班的姑娘，自然也就看不上她宋春迎了，半年前两人二话没说，协议离婚了。

“这事我咋一点也不知道？”李达言有些惊愕。

“你往哪里知道去，就是实验中学的一些老师，至今还不知道我离婚的事哩。”宋春迎淡淡一笑，脸上表情很凄然。

“唉！”李达言叹一声，说：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能看出季二海是这样的人哩！”

宋春迎又凄然地笑笑，说：“其实，我们俩一弄到一块，我就感觉不合适哩。你知道，他是干民办老师出身，却很鄙视老师这一行，整天把当老师的不正眼看，一说话就嫌老师手里没权，兜里没钱。”

李达言挺生气，说：“他怎么能这样？”

宋春迎淡淡地说：“你不了解他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哩，有时候心理很黑暗。”

之后，宋春迎说了一件事，李达言听过既看不起季二海，又更加敬重宋春迎。当然，他至今好像还不相信宋春迎能干出那样的事。

事情发生在宋春迎和季二海离婚的那天晚上。下午，他们从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出来就要分手时，季二海像是突然间有些良心发现，羞愧地对宋春迎说：“晚上咱们再在一起吃顿饭，行吗？”

宋春迎望着季二海的样子，感觉挺恶心。那一刻的季二海，西装革履，头发留得长长的，脸面也滋滋润润的，看上去一付文质彬彬的样子。宋春迎望着他心里动了一下，没怎么想就答应了。晚上，他们在县城有名的金龙大酒店吃过饭，将要各奔东西时，宋春迎说话了：“今晚能最后一次陪我走走吗？”

季二海一惊，但嘴上却说：“嗯，当……当然。”

他们慢慢迈着步子，慢慢地走到了城南。城南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，夜晚静谧得让人发慌。月亮白灿灿
